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四

本紀三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商本紀

湯

湯契之裔也契封於商賜姓子氏

禮緯以元鳥生子也契别有本傳見唐虞諸臣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

若辛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

韋昭國語注相土四傳至冥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是根圉即曹圉而其上史遺二世

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史記

微以甲日生故字上甲商家生子以日名自微始帝王世紀

紀年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山海經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

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國語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于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史記

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

履字天乙是為成湯豐下銳上晳而有髯倨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帝王世紀

洛書黒帝子湯長八尺一寸珠庭白虎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翼尚書大傳湯半體枯金樓子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黒龍而成

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書序

按帝告釐沃湯征三篇並亡史記載湯征之辭曰湯曰

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越絶書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荆伯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有伊尹者耕于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三使往聘故就湯而說之孟子

帝王世紀湯夢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

為和味俎者割截豈有為我宰者哉伊摯耕于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遂以摯為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楚辭注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羮修飾玉鼎以事湯又曰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于衆而逢伊尹舉以為相墨子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往見伊尹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亦名聞焉彼受賜矣湯曰有藥于此食之耳

加聦曰加明吾必説而强食之今夫伊尹良醫善藥也子不欲我見是不欲我善也下彭氏之子不使御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新序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

墨子湯封于亳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

率百姓以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淮南子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歛以寛民氓布德施恵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

桀逦名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

帝王世紀桀無道皐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于夏臺而後釋之諸侯咸叛桀附湯同日供職者五百國

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滛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

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史記

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書序

湯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

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尚書

桀敗於有娀之虛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湯二臣作典寶

呂氏春秋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周書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謂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

以有人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

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

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于桀曰以薄之居濟

民之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

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

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

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湯曰此

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

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湯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於從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孔安國注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

而止

伊尹報于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内史記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誥見仲虺傳書序

帝王世紀湯還九鼎至于大坰而有慙德

湯至於亳作湯誥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徳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

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兹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

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尚書

史記湯歸至泰卷陶中𦉪作誥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

廼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

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以

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

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

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

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史記

呂氏春秋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于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越絕書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獘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内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帝王世紀湯令未命之為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其德淮南子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犞之具

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

其社用石祀門葵樹松其樂大濩晨露淮南子

湯崩

皇覽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州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

立太丁之弟外丙史記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

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邪言未已而天大雨說苑

荀子同帝王世紀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以己為牲禱于桑林之社而大雨方數千里淮南子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尸子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著布衣嬰白茅以身為牲禱于桑林之

野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呂氏春秋湯克夏大旱五年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髮鄽手以身為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又曰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　前編因之以大旱自伐桀年起新書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

思獨居譬若去日而就火也可以小見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學道而賤獨思也君得賢而舉之與之譬其若登山得不肖而舉之與之譬其若下淵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菑可去矣又曰藥食嘗于卑然後至于貴藥言獻于貴然後聞于卑藥食嘗于卑然後至于貴者教也藥言獻于貴然後至于卑者道也故使人味食然

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上之于言也必自聽之自擇之自聚之自藏之自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教施之萬姓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治安不可以虛誠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殷人之王也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管子

其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蝡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至紂鬻子

漢書小説家天乙三篇其言依託

外丙　中壬　太甲太宗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甲者太丁之子湯之適長孫也湯崩太子太丁未立

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甲史記

紀年外丙名勝二年陟中壬名庸四年陟太甲名至元年辛巳即位居亳　按書序成湯既没太甲元年無外丙中壬邵子經世亦無二君之年程子湯崩時外丙二歲中壬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然當從史記為是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

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懐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兹惟

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於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逺耆徳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徳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徳罔大墜厥宗惟嗣王不恵于阿衡商官名亦曰保衡或曰伊

尹之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周忠信也國語忠信為周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

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宫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宫居憂克終允德

史記太甲既立不明暴虐伊尹放之于桐宫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宫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迺迎太甲而授之政紀年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復其田宅而中分之　沈約曰葢誤

以攝政為眞杜預曰此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祐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

服厥命罔有不悦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伊尹申告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

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

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尚書

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三篇褒太甲稱太宗太甲崩子沃丁立

紀年沃丁名絢元年命卿士咎單八年祠保衡

沃丁之時伊尹薨既葬伊尹于亳咎單為湯司空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太庚立

紀年作小庚小庚名辨五年陟

太庚崩子小甲立

世表帝小甲太庚弟紀年小甲名高元年丁巳十七年陟

小甲崩弟雍已立

紀年雍已名伷十七年陟

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史記

太戊中宗　中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太戊雍已之弟也

孔氏注小甲之弟太庚之子紀年太戊名密元年丙

戊通鑑前編元年甲辰

雍已崩太戊立伊陟伊尹之子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孔安國注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康成注兩手搤之曰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王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

帝王世紀桑穀生于朝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

伊陟贊言于巫咸_{臣名}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太戊

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元命

書序作咸乂四篇作伊陟原命篇俱亡

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太戊崩子仲丁立仲丁遷于隞

史記紀年仲丁名莊九年陟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

丁　篇亡

仲丁之世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有餘年後漢書

仲丁崩弟外壬立

紀年外壬名發元年邳人侁人服十年陟

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居相

書序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篇亡紀年河亶甲名整

三年彭伯克邳四年伯代征藍夷五年彭伯韋班方

侁人来賓九年陟

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

職巫賢巫咸之子佐帝祖乙史作巫咸誤　祖乙遷于邢音耿

書序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篇亡紀年祖乙名滕元

年己巳自相遷耿二年圯于耿自耿遷庇十九年陟

祖乙崩子祖辛立

紀年祖辛名旦十四年陟

祖辛崩弟沃甲立

紀年作開甲開甲名踰五年陟

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

紀年祖丁名新九年陟

祖丁崩立沃甲之子南庚

紀年南庚名更三年遷于奄六年陟

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

紀年陽甲名和四年陟

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史記

盤庚　小辛　小乙

盤庚陽甲弟也陽甲崩盤庚立盤庚時殷五遷無定處史記

孔安國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

并盤庚為五遷蔡沈注盤庚之前當有五遷　按紀年祖乙遷耿圮于耿遷庇南庚遷奄并仲丁河亶甲適五遷或亦非鑿空之紀也

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帝王世紀康成云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常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

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

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書序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

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
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
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
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
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
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
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

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

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弗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

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

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於政陳於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

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於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兹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歴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

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賁大也）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尚書）

史記盤庚渡河南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

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陟河南治亳史記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說誤盤庚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盤庚崩弟小辛立

紀年小辛名頌三年陟

小辛立殷復衰小辛崩弟小乙立

紀年小乙名斂十年陟前編二十八祀

武丁高宗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武丁小乙之子也

紀年武丁名昭元年丁未命卿士甘盤

小乙崩武丁立甘盤為相皇極經世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

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兹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

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
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於言予罔
聞於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
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王曰來汝說台小子
舊學於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暨厥
終罔顯爾惟訓於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

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

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尚書

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高宗之訓書序後篇亡

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已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内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按史記前載祖已之訓于武丁時又曰武丁

崩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
作高宗肜日及訓三二行間矛盾乃爾通鑑前編斷
以高宗廟號遂因史記之言以為祭高宗蔡沈書注
引祀豐于昵以為高宗祭禰廟未詳孰是古今注高
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

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史記

尚書大傳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於
朝七日而大拱武丁懼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重譯而

朝六國說苑成湯之後先王道缺桑穀生乎朝七日而大拱名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己曰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　按祥桑見太戊時說誤

武丁代鬼方三年克之易經

易乾鑿度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於高宗内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代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

成詩殷武奮伐荆楚朱子疑即鬼方云

武丁子曰祖庚祖庚弟曰祖甲武丁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間康成尚書注

武丁崩祖庚立

紀年祖庚名曜十一年陟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祖庚崩弟祖甲立

紀年祖甲名載元年丁已三十三年陟書無逸其在

祖甲不義惟王　按史記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國語亦曰帝甲亂之七世而隕通鑑前編遂以無逸之祖甲爲太甲而主孔安國傳蔡沈書注則以祖甲爲祖甲而主鄭注雖鄭註不知其所本要亦非臆說也且違傳而遵經于義爲正

祖甲崩子廩辛立

紀年憑辛名先四年古今人物表帝王世紀俱作憑

辛

廪辛崩弟庚丁立

紀年庚丁名囂八年陟

庚丁崩子武乙立

紀年武乙名瞿三十五年大雷震死

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草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于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子太丁立

紀年文丁名託十三年陟　按太丁太甲之父史疑誤當遵紀年

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史記

紀年帝乙名羨九年陟

帝辛紂

帝辛者帝乙之子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

呂氏春秋紂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次曰仲衍次曰

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紂母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
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父母欲置微子啓為太
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
故為後康成亦謂同母
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謂之紂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
力過人手格猛獸
論衡紂力能索鐵申鉤撫梁易柱帝王世紀紂倒曳
九牛撫梁易柱荀子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筋力

越勁百人之敵新書紂自謂天王

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好酒滛樂嬖于婦人愛妲已

紀年帝辛九祀伐有蘇獲妲已以歸

妲已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邱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

史記

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邱皆為離宮别館新序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烟世本紂為玉牀

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十里其高千丈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帝王世紀

紂沈湎于酒以糟為邱以酒為池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論衡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史記

生燔人聞其臭剔孕婦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春秋繁露

烈女傳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輙墮炭中妲己乃笑 帝王世紀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舉不能勝輙爛手淮南子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天下同心而

苦之纆子紂煑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太公金匱紂嘗以六月獵于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六月天務復施地務長養今盛夏逐禽而元元懸于野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為妖言而誅之帝王世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水經注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斮脛而視髓

以西伯昌九侯一作鬼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

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

潛夫論昔紂好色九侯獻厥女紂大喜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妲己懼乃俯而泣曰君之年即耆邪何貌惡若此而謂之好也因白九侯之不道乃欲以此惑君王弗誅何以革後紂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有美女者皆重室晝閉唯恐紂之聞也春秋

繁露紂殺梅伯以為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

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

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

淮南子散宜生以千金求得騶虞奚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熊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以待紂之

失也紂聞之曰西伯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　漢儒險論往往若此識之以表其謬

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

史記史記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　按此與前淮南之說皆後世權姦之術文王不爾也或以文王承

暴君之虐不敢顯行善政陰布商惠于民說亦曲非史遷本意今削之

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

史記此下序伐黎事以西伯為文王侯按前編黎者商畿内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紂賜文王弓矢斧鉞使專征伐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内乎故諸儒皆以為武王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傳曰武王伐紂

曰西伯軍至洧水膠鬲曰西伯將安之然則武王之為西伯有自來矣蔡傳兩說並存今遵前編

西伯既卒周武王伐黎紂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犇告紂（誥見祖伊傳）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遂去比干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

之

楚辭注梅伯紂諸侯忠直而數諫紂紂怒殺之葅醢其身箕子見之被髮佯狂

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

周書紂取天智玉琰五環身以自焚

周武王遂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

閭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為天子而封殷後為諸侯屬周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史記

贊曰甚矣天道其若車輪乎紂踵桀轍而周乘殷軌以此始以此終也殷道中興粤有二宗然祥桑雊雉天若惕之使凶德若獨夫受且不必告也

尚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五

編修臣李傳熊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五

本紀四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周本紀

太王　王季　文王

太王者是為古公亶父組紺諸盩之子后稷棄之裔也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別有本傳見唐虞諸臣　史記

子曰㯃亶㯃亶生叔均

山海經叔均始作牛耕

叔均又數世生不窋呂梁碑

史記后稷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亦曰后稷納姞氏

生不窋皆誤

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

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

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至公劉公劉避桀居豳漢書

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

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從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吳越春秋公劉性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避夏桀于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

公劉卒子慶節立

史記慶節國于豳　按詩篤公劉于豳斯館史誤也

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子差弗立差弗卒毀隃立世本作偽

榆

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辟方立

帝王世紀公非字辟方

辟方卒高圉立

國語高圉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紀年殷祖一十五

年命邠侯高圉

高圉卒侯年立漢書侯年作夷竢

侯年卒亞圉立

紀年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亞圉卒雲都立

漢書雲都亞圉弟帝王世紀亞圉雲都字也

雲都太公組紺諸盩立

紀年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組紺三代世表作叔帝王世紀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　按史記作公叔祖類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似并為一人也自公非以下據世本增辟方侯牟雲都數世或子或弟未詳

組紺諸盩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

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吳越春秋古公杖策去邠踰梁山處岐周曰彼君與

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率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

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都倍

其初後漢書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

避于岐下槩苑要録岐山操周太王之所作也曰戎

狄侵兮土地遷移邠邑適于岐山烝民不憂兮誰者

知嗟嗟奈何兮予命遭斯

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

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

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取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史記

公季當殷武乙之時公季伐西落鬼戎

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三十五年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

翟王

太丁時公季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

紀年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公季為牧師

紀年文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

殷牧師

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後漢書

紀年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

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公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

專征伐

公季卒

紀年文丁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帝王世紀葬鄠縣之南山

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

白虎通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宋書符瑞志太任夢長人感于涔于豕牢而生昌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胷有四乳春秋合誠圖蒼帝之為人望之廣視之専而長九尺一寸

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

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墨子文王封于岐周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乎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又曰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西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

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　有闕文

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帝王世紀　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屬咸至是為四臣文王雖在諸侯之位襲父為西伯

崇侯虎譖西伯于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

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喜説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

呂氏春秋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于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叛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孰王而可叛也紂乃赦之六鞱商王拘周伯于

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得犬戎氏文馬駮身朱鬛目加金黃項下雞毛名曰雞斯之乘以獻商王 今本無古今樂録文王囚于羑里太顛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為曠右目者言紂之好色拊揲其腹者言欲得其寶蹀躞其足者使迅疾也於是周流求之以獻紂琴操文王備修道德百姓親附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為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于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

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于羑里將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内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鬛以獻于紂陳于中庭紂立出西伯新書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謟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令殷民投桎梏于河民輸梏者手撒之弗敢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况其法教乎

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皇王大紀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紂乃名昌釋之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大喜許之賜之弓矢斧鉞使專征伐為西方諸侯伯呂氏春秋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得民心則賢于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越絕

書文王以務爭者紂為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以仁義爭此之謂也韓非子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國得天下之心　呂氏以下邪辟縱横語出戰國宜矣

西伯出獵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說載與俱歸立為師

楚辭注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又曰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潛夫論文王游畋遇姜尚於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諂左右不諏羣臣遂載反歸委之

以政抱朴子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

西伯行善削陰字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家語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

其朝士讓於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以所爭之田為閒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孔安國書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正義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知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改稱元年至九年而文王卒史記正義注二國相

讓後諸侯咸尊西伯為王葢此年受命之年稱王也尚書大傳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按文王無改元事歐陽氏嘗論之說見武王紀稱王說尤妄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姞姓之國

說苑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吾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

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

明年敗耆國正義注即黎國　按戡黎者武王說見紂紀　明年伐邗明年伐

崇侯虎

說苑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滅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韤繫解因自

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
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又作晉文
公呂覽作武王

作豐邑自岐下徙都豐

紀年周大飢西伯自程遷于豐周書維周王宅程三年
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召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
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
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羅病不能胥匡二三子

尚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慎問其故無隱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王既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　不食饔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官考其職卿問其利因謀其菑旁匡於衆無敢有違詰退驕頑方收不服慎惟怠惰什伍相保動觀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畫夫出農廩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徵躬競比藏藏不閉糴糴不加均賦灑其幣鄉正保貸成年

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財殖足克食賦為征數口

以食食均有賦外食不贍開關通糧糧窮不轉孤寡

不廢滯不轉留戍城不留　足以守出旅分均馳車

送逝旦夕運糧於是告四方遊旅旁生忻通津濟道

宿所至如歸幣租輕乃作毋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

均遊旅無使滯無粥熟無室市權内外以立均無蚤

暮閭次均行均行衆從積而勿　以罰助均無使之

窮平均無乏利民不滛無播蔬無食種以數度多少

省用祈而不賓祭服澈不制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國不鄉射樂不牆合牆屋有補無作貧農不敗務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哭不留日登降一等庶人不獨葬伍有值送往迎來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違　餘篇不具載

明年西伯薨即位五十年史記

史記又曰　西伯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　説非是

呂氏春秋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年九十七禮記

葬于畢皇王大紀

括地志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

文王之為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

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禮記

其囚羑里演易繫卦辭史記

唐孔氏正義伏羲初畫八卦因其八而更重之為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

卦之人凡為四説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重卦鄭康成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益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為得今依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為六十四卦為得其實史記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琴操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泅泅浸濁煩兮朱

紫相合不分别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 史記誤今遵正義琴歌俚鄙非文王語

其作靈臺掘地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 新序

呂覽同淮南子文王塟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新書文王夢人登城而呼之曰我東北陬之膏骨也速以

王禮堥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文王吾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倍膏骨况生人乎

及其寢疾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及武王克殷祀于太廟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皇王大紀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之世子也

論衡武王望陽白虎通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

陳兵天下富昌春秋元命苞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宋

書符瑞志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于闕間

化為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告羣臣與發並拜

吉夢

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

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淮南子武王蔭暍人於樹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

懷其德

十一年武王戡黎殷之臣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

史記以戡黎為文王辯見紂紀史記又曰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

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淮南子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越絶書文王死九年八百諸侯一旦會于孟津不言同辭欲從武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不敢伐

也歸二年乃興師伐紂通鑑前編三十有一祀周西
伯發十一年西伯東觀兵勘黎又曰昔者紂為黎之
蒐則黎乃紂濟惡之國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
或因以警紂耳　按武王十一年觀兵戡黎十三年
逾孟津伐紂太史公由未見古文尚書故引河内女
子偽泰誓之語誤以伐紂之師為觀兵孟津又誤以
十一年為九年也淮南說尤誤今遵前編
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

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西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此下削乃遵文王語）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此下有甲士四萬五千人　按呂氏春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博物志率輿三百乘甲三千書序戎車三百虎賁三千人皆與經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合且春秋以前師固未有及萬者況武王之弔伐乎削之以從經下文紂兵七千萬人說亦誤）以東伐紂（史記）

十有三年春

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史記因之孔安國書傳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

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史記索隱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矣禮記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即位適滿十年言十三年伐紂者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業故也金縢篇云惟克商二年王有疾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伐紂

十五年有疾後四年而崩則武王年九十三矣而太史公以為武王即位年數與尚書違甚踈矣歐陽氏曰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並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又不改元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

然明白矣朱子蔡傳並作武王之十三年　按書序及史記倍經孔傳索隱違禮今遵朱蔡

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

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

弗可失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

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

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
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
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
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
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
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

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絶于天毀壊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悦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此亦偽泰誓文而髣髴牧誓者呂

氏春秋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其亂矣讒慝勝良武王曰未也復往反報曰亂加矣賢者出走矣武王曰未也又往反報曰亂甚矣百姓不敢誹怨矣武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加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淮南子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

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拾遺記武王伐紂夜濟河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畫其旗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以不安也華陽國志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蜀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

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尚書

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

亦發兵若林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

淮南子紂之士億有餘萬然皆倒戈而射旁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鬻子武王伐紂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黄烏至于赤斧三軍之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大傳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

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論衡

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之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　按此與魚帛狐篝無異曾謂太公謀同戍卒乎

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周書紂取天智玉琰環身厚以自焚五日武王俾人

求之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

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

史記又曰武王持太白旗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乃揖諸侯　按此本之逸周書氣象不類聖人武王且答商人之拜詎于諸侯驁慢乃爾

遂入史記

紂之官位舉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

武王使入帷而守之 賈誼新書

淮南子紂拘于宣室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于羑里周書商師大敗商主奔内登于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賔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吕斬之以黄鉞折懸諸太白適

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又擊之以輕
呂斬之以元鉞懸諸小白乃出場于厥軍史記同
墨子武王戰乎牧之野王手禽費仲惡來衆畔百
走武王入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繋之赤環載
之白旗以為天下諸侯僇論衡紂赴火死武王就
斬以鉞懸其首于大白之旗古今注武王以黃鉞斬
紂故王者以為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
為戒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

污于血不温而食

乃出復車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

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周書）己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隷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史記周書同）

周公旦進殷之遺老問殷之亡故民之所欲遺老欲復盤庚之政於是武王復盤庚之政（呂氏春秋）

淮南子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

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絶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劒帶笏以示無仇越絶書武王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于宋此武王以禮信也說苑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于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于色矣於是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財以與士民

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周書記滅殷分俘狩禽事文多不載作武成史記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

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
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
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
悦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
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呂氏春秋濟于河西歸報于廟乃稅馬于華山稅牛
于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釁鼓旗甲藏之府庫終

身不復用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徳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

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尚書

遂率天下諸侯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禮記

武王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黄帝之後于祝唐帝之後于薊虞帝之後胡公嬀滿于陳以備三恪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于杞封紂子武庚于殷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

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韓詩外傳同呂氏春秋武王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于鑄帝堯之後于黎帝舜之後于陳下轝命封夏后之後于杞立成湯之後于宋以奉桑林

得神農之後封之于焦封尚父于齊周公于魯召公于燕庶叔高于畢皆留相周封叔鮮于管叔度于蔡叔處

于霍以監殷是為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于朝歌號衛封叔振鐸于曹叔武于郕季載于冄封庶弟叔繡于滕叔鄭于毛又封諸叔于郜于雍于原于郇于豐號仲號叔為文王卿士仲封于西虢叔封于東虢初泰伯仲雍奔荆楚遂為國自號勾吳泰伯甍仲雍嗣使求其後得仲雍曾孫周章世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弟為虞仲封少昊之裔茲輿于莒封祝融安期之裔挾于邾封四岳姜姓文叔于許封仲虺弟雍滑之後于薛兄弟

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人班宗彝作分器皇王大紀

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篇亡墨子武王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内祀疏者受外祀

武王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周書及隨巢子並作夷羊在牧夷羊怪物也蜚鴻滿野

高誘注蜚鴻蠛蠓言蔽田滿野為灾也隨巢子作飛
拾飛拾蟲也正義飛鴻滿野喻忠賢君見放棄也楊
慎曰蜚鴻馬名言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
不顯亦不賓滅
索隱言殷登進名賢之人既無非大賢故殷家不大
光昭亦不即至賓滅
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

夫惡貶從殷王受

索隱言悉取夫惡人不知天命不順周家者咸貶責之與受同罪

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史記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書序下篇亡

克殷後二年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

禮記武王九十三而終紀年武王年五十四括地志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

太子誦立是為成王史記

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淮南子

楚辭注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徙以為天下太

社

成王　康王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家語 大戴禮同）

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周公辟居東都居東二年成王啓金滕書反周公

越絶書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加于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黍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于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邉一年天暴風雨樹木盡偃

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有盛德乃迎周公

管叔蔡叔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史記

周書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作師旅臨衛

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鄰凡所征熊盈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

淮夷徐戎及奄叛王乃大蒐于岐陽東伐淮夷帝王世紀

遂踐奄作成王政既踐奄遷其君於蒲姑作將蒲姑書序

篇七 二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成王在豐使召

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既伐東夷自慎來賀成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史記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
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
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邇
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
非幾玆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
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
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

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向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賔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一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
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
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
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
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
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
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

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受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

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尚書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紀年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後漢書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又曰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宫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韓詩大人内傾于色賢人見其萌詠關雎以刺時史記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揚子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

亂也列女傳 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

康王崩子昭王瑕立 康王在位二十六年 史記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昭王名瑕康王之子也康王崩昭王立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没于水中而崩周人諱之 帝王世紀

吕氏春秋 昭王征荆辛餘靡為王右逺反渉漢梁敗

王及祭公擅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又反振蔡公紀年

昭王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楚辭注 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于楚楚人沈之而遂不還刀劒録

昭王在位五十一年

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史記

紀年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南鄭

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君牙命伯冏為太僕正作冏命書序

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穆王攻徐偃王大破之

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為之築臺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處子娥媌靡曼者以滿之奏承雲六英九韶晨雲以樂之化人猶不舍然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所觀聽納嘗皆非人間之有實以

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既寤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王大說不恤國事肆意遠遊駕八駿之乘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邱觀黄帝之宫而封之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紀年穆王十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憇十七年西征崑崙邱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宫又曰穆王

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又曰穆王北征行積羽

千里歸藏昔穆王筮西征不吉曰龍降于天而道里

修遠飛而冲天蒼其羽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不聽

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列子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劒

長尺有咫切玉如切泥布浣之必投于火出火而振

之皓然疑乎雪十洲記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

夜光常滿杯刀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光明夜照夕出杯于庭比明水滿杯中紀年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駕黿鼉以為梁遂伐越至于紆荆人來貢抱朴子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沙為蟲古文周書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然而跱于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蹟于乘傷帝左股述異記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王乃吹笛雨遂止　按羣說及穆天子傳皆詭僻不

經姑錄數端以廣異聞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周書穆王時思保位為難恐貽世羞欲自警寤作史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戎夫言之朔望必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賢良日蔽而

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而不敢忠民不親其吏刑始于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于君者權專于臣刑專于民君娛于樂臣爭于權民盡于刑有虞氏以亡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諸卿謀變質沙以亡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

在强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子兩重者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賞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强力而下賊其臣賢良皆伏

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之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畢讓後君少弱禁伐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攘疑者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偽義弗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

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均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内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已不成者亡昔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貎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于下陽氏以亡業刑而愎者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尅業刑用國外國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

版泉氏用兵無已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版泉以亡佷而無親者亡昔縣宗之君佷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有績陽强力四征重邱遺之美女績陽之

君說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進以後更前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又曰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遵王政作職方即周官職方氏文不復載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世本作伊扈共王滅密事見後後傳帝王世紀共王能庇昭穆之闕故春秋稱之共王崩子懿王囏立

紀年懿王名堅元年天再旦于鄭

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史記

漢書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沈約曰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諸侯于是攜德

懿王徙都槐里 即廢邱 大紀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

紀年孝王七年厲王生

孝王召非子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分土

為附庸邑之秦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史記

王始下堂而見諸侯禮記

紀年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六年王獵于杜林獲犀牛一以歸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

夷王十六年崩子厲王胡立帝王世紀

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作芮良夫傳文具芮良夫周書

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于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

出奔于彘厲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名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韋昭注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竹書紀年共伯干王位沈約注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魯連子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

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于衛呂氏春秋共伯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内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紀而天下皆來請矣

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史記

宣王　幽王

宣王名靜（靜本作靖）厲王之子也厲王死于彘宣王即位周公召公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史記）

宣王北伐玁狁南征蠻荆命名公平淮夷

漢書宣王興師命將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四夷賓服稱為中興

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詩序）

六年旱通鑑前編

王遇烖而懼側身修行以銷去之詩序

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史記

王不籍于千畆虢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在農王不聽三十九年通鑑前編在四十年戰于千畆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

韋昭注 西夷别種四岳之後後漢書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

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史記千畝戰奄父脫宣王
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
料也王不聽卒料民國語
四十六年宣王崩史記
周春秋宣王殺杜伯而無罪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
中杜伯起于道左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國語杜伯
射王于鄗是也
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王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天下復平

王建國諸侯任賢使能周室中興詩序

為周世宗通鑑前編

宣王崩子幽王宫湦立幽王三年史記作二年西周三川皆

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川竭必

山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矣是歲也三川竭岐山

崩國語

幽王嬖愛襃姒襃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

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竟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史記通鑑前編在五年綱目在九年古文瑣語幽王將殺太子宜臼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臼叱之虎弭耳而伏

六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通鑑前編

詩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魯詩十月之交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

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暴虐無親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

亡祭祀不享在位貪殘下國搆禍怨亂並興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大東以告病焉詩序

後漢書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

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十一年與繒西夷犬戎攻王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史記

紀年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贊曰周之陵夷兆于穆歸于厲逮彘之流徵共和周道不且如斬哉宣王承厲乘幽龍德不純卒淪西土始始剥終理運自然乃君子自強又不得諉之于天已

尚史卷五